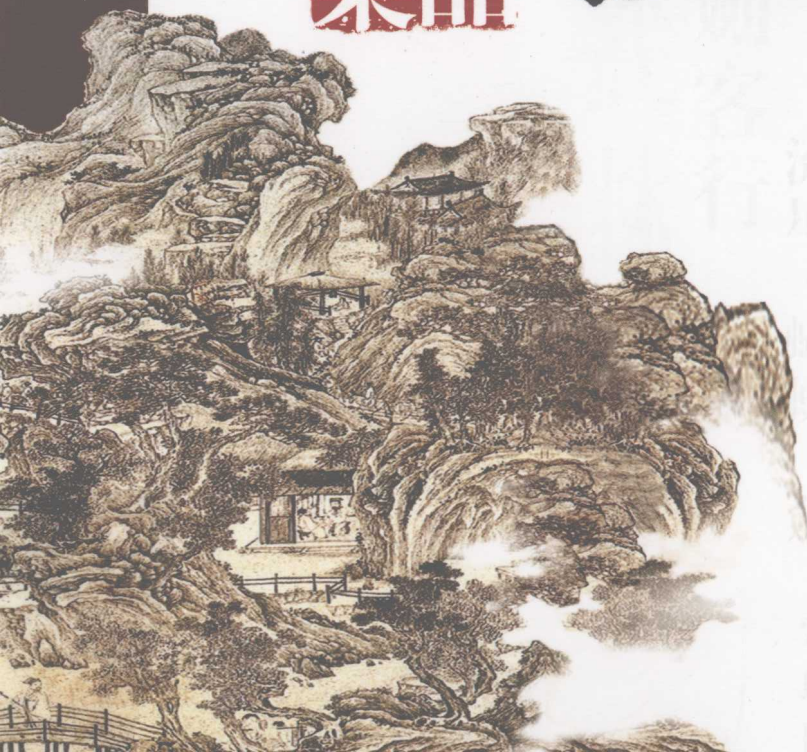


人物

古龍

作品集

武林外史 上





【第四卷】

武林外史（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武林外史

目录

第一回	风雪漫中州	(1)
第二回	纤手燃战火	(28)
第三回	死神夜引弓	(51)
第四回	冷日窥鬼舞	(75)
第五回	古墓多奇变	(100)
第六回	患难显真情	(113)
第七回	侥幸脱魔手	(150)
第八回	玉璧牵线索	(175)
第九回	江湖奇男子	(200)
第十回	妙手复娇容	(223)
第十一回	花市寻幽境	(248)
第十二回	峰回路又转	(268)
第十三回	敌友难分	(291)
第十四回	初脱虎口	(314)
第十五回	同入牢笼	(336)
第十六回	阴狠毒辣	(358)
第十七回	扑朔迷离	(380)
第十八回	请君入瓮	(401)



武林外史

目录

第十九回	肝胆相照	(423)
第二十回	罪大恶极	(446)
第二十一回	狭路相逢	(475)
第二十二回	爱恨一线	(483)
第二十三回	真相大白	(507)
第二十四回	守株待兔	(529)
第二十五回	诡计多端	(549)
第二十六回	初探魔窟	(574)
第二十七回	莫测高深	(591)
第二十八回	别有洞天	(611)
第二十九回	荡妇圣女	(631)
第三十回	关外雅士	(651)
第三十一回	龙争虎斗	(672)
第三十二回	鬼爪攫魂	(694)
第三十三回	巧逢故人	(720)
第三十四回	连环妙计	(735)
第三十五回	千钧一发	(756)
第三十六回	洞内乾坤	(767)



武 林 外 史

目 录

第三十七回	误会冰消	(796)
第三十八回	英雄肝胆	(816)
第三十九回	危机一发	(836)
第四十回	功亏一篑	(856)
第四十一回	两眼泪不干	(863)
第四十二回	地下古楼兰	(898)
第四十三回	奇念实难言	(918)
第四十四回	情缠生死牵	(938)

第一回 风雪漫中州

怒雪威寒，天地肃杀，千里内一片银白，几无杂色。开封城外，漫天雪花中，两骑前后奔来，当先一匹马上之人，身穿敝裘，双手俱都缩在衣袖中，将马缰系在辔头上，马虽极是神骏，人却十分落魄，头戴一顶破旧的黑皮风帽，紧压着眼帘，瞧也瞧不清他的面目。后面一匹马上，却驮着个死人，尸体早已僵木，只因天寒地冻，是以面容仍然如生，华丽的衣饰，却也仍然色彩鲜艳，完整如新，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痕，面上犹自凝结着最后一丝微笑，看来平和安适已极，竟似死得舒服得很。

这两骑不知从何而来，所去的方向，却是开封城外一座著名的庄院。此刻马上人极目望去，已可望见那庄院朦胧的屋影。

庄院坐落在冰冻的护城河西，千檐百宇，气象恢宏。高大的门户终年不闭，门前雪地上蹄印纵横，却瞧不见人踪。穿门入院，防风檐下零乱地贴着些告示，有些已被风雪侵蚀，字迹模糊，右面是一重形似门房的小小院落，小院前厅中，绝无陈设，却赫然陈放着十多具崭新的棺木，似是专等死人前来入葬似的。虽然如此严寒，厅中亦未生火。两个黑衣人，以棺木为桌，正在对坐饮酒。

棺旁空坛已有三个，但两人面上仍是绝无酒意。两人身材枯瘦，面容冷削严峻，有如一对石像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但彼此却绝不交谈。左面一人右腕已齐肘断去，断臂上配了一只黝黑的巨大铁钩，少说也有十余斤重，瞧他一钩挥下，仿佛要将棺盖打个大洞，哪知铁钩落处，却仅是挑起了一粒小小的花生，连盛着花生的碟子，都未有丝毫震动。右面一人，肢体虽完整，但每喝一杯下去，便要弯腰不住咳嗽，他却仍一杯接着一杯的喝，宁可咳死，也不能不喝酒。

风檐左边过长阶曲廊便是大厅。厅内炉火熊熊，摆着八桌酒筵，每桌酒菜均极丰盛，却只有七个人享用。这七个人还不是同坐一桌，每个人都坐在一桌酒筵的上首，似因谁也不肯陪在下首，是以无人同桌。瞧这七人年龄，最多也不过三十一二，但气派却都不小，神





情也都倨傲已极。七人中有男有女，有僧有俗。有人腰悬长剑，有人斜佩革囊，目中神光，都极充足，显见俱都是少年得意的武林高手。七人彼此间又似相识，又似陌生，却绝非来自一处，此刻同时来到这里，谁也不知是为了什么。

穿过大厅，再走曲廊，又是一重院落，院中寂无人声。左面的花厅门窗紧闭，却隐隐有药香透出。过了半晌，一个垂髫童子提着只药罐开门走出，才可瞧见屋里有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人面色枯瘦蜡黄，拥被坐在榻上，似在病榻缠绵已久。另一人长身玉立，气度从容，双眉斜飞入鬓，目光奕奕有神，一双手掌，更是白如莹玉，此刻年华虽已老去，但少年时想他必定是个风神俊朗的美男子。还有一人身材威猛，须发如戟，一双环目，顾盼自雄，奇寒下却仍敞着前胸衣襟，若非须发皆白，哪里像是个老人？

三个老人围坐在病榻前，榻头矮几上堆着一叠账簿，还有数十根颜色不同，质料也不同的腰带。此刻那环目虬髯的老人，正将腰带一根根拆开，每根腰带中，都有个小小的纸卷。身材颇长的老人，一手提笔，一手展开纸卷，将纸卷上的字句都抄了下来，每张纸卷上的字句都不过只有寥寥三数行而已，谁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只见三个老人俱是面色沉重，愁眉不展。

过了盞茶时光，身材颇长的老人方自长叹一声，道：“你我穷数年心血，费数百人之力，所寻访出来的，也不过只有这些了，但愿……”轻咳一声，住口不语，眉宇间忧虑更是沉重。

病老人展颜一笑，道：“如此收获，已不算少。反正你我尽心做去，事总有成功之一日。”

虬髯老人“叭”地一拍手掌，大声道：“大哥说的是，那厮左右也不过只是一个人，难道还会将咱们弟兄吃了不成？”

颇长老人微微一笑，道：“近十年来武林中威名最盛的七大高手，此刻都已在前厅相候。这七人的武功，若真能和他们的盛名相当，七人联手，此事便有成功之望。怕的只是他们少年成名，各不相让，无法同心合力而已。”

这时两骑已至庄前。身穿敝裘、头戴风帽之人翻身落马，抱起那具尸身，走入了庄门。他脚步懒散而缓慢，似是毫无力气，但一手扶着那具尸身，却似毫不费力。他看来落魄而潦倒，但下得马后，

便对那两匹骏马毫不照管，似乎那两匹价值千金的骏马纵然跑了，他也不会放在心上。只见他笔直走到防风墙前，懒洋洋地伸手将貂帽向上一推，这才露出了面目，却是个剑眉星目的英俊少年，嘴角微微向上，不笑时也带着三分笑意，神情虽然懒散，但那种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的味道，却说说不出的令人喜欢。只有他腰下斜佩的长剑，才令人微觉害怕，但那剑鞘亦是破旧不堪，又令人觉得利剑虽是杀人凶器，只是佩在他身上，便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风墙上零乱贴着的，竟都是悬赏捉人的告示，每张告示上都写着一人的姓名来历，所犯的恶行，以及悬赏的花红数目。每一人自都是十恶不赦的凶徒。悬赏共有十余张之多，可见近年江湖中凶徒实在不少。下面署名的，却非官家衙门，只是“仁义庄主人”的告示。这“仁义庄主人”竟不惜花费自家的银子为江湖捉拿凶徒，显见实无愧于“仁义”二字。

落魄少年目光一扫，只见最破旧的一张告示上写着：“赖秋煌，三十七岁，技出崆峒，擅使双鞭，囊中七十三口丧门钉，乃武林十九种歹毒暗器之一。此人不但诡计多端，而且淫毒凶恶，劫财采花，无所不为，七年来每月至少做案一次，若有人将之擒获，无论死活，酬银五百两整，绝不食言。仁义庄主人谨启。”

落魄少年伸手撕下了这张告示，转身走向右面小院。他似已来过数次，是以轻车熟路。石像般的两个黑衣人见他前来，对望一眼，长身而起。

落魄少年将尸身放在地上，伸了个懒腰，摊开了手掌，便要拿银子。独臂黑衣人一钩将尸身挑起，瞧了两眼，冷峻的目光中，微微露出一丝暖意，将尸身挟在腋下，大步奔出。另一黑衣人倒了杯酒递过去，落魄少年仰首一饮而尽。从头到尾，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似是三个哑巴似的。

那独臂黑衣人自小路抄至第二重院落，那颀长老人方自推门而出，见他来了，含笑问道：“又是什么人？”

独臂黑衣人将尸身抛在雪地上，伸出右手食指一指。

颀长老人俯身一看，面现喜色，脱口道：“呀！赖秋煌！”

那虬髯老人闻声奔出，大喜呼道：“三手狼终于被宰了么？当真是老天有眼！是什么人宰了他？”

独臂黑衣人道：“人！”





虬髯老人笑骂道：“俺知道是人！不是人难道还是黄鼠狼不成？你这狗娘养的，难道就不能多说一个字……”

他话未说完，独臂黑衣人突然一钩挥了过来，风声强劲，来势迅急，钩还未到，已有一股寒气逼人眉睫。虬髯老人大惊纵身，一个筋斗翻进去。他身形虽高大，身法却是轻灵巧快无比。但饶是他闪避迅急，前胸衣衫还是被钩破了一条大口子。独臂黑衣人攻出一招后，并不追击。虬髯老人怒骂道：“好混球，又动手了，俺若躲得慢些，岂非被你撕成两半。你这狗……”

突听病榻上老人轻叱道：“三弟住口。你又不是不知道冷三的脾气，偏要骂他，岂非找打。”

虬髯老人大笑道：“俺只是跟他闹着玩的。反正他又打不着俺，冷三，你打得着俺，算你有种。”

冷三面容木然，也不理他，笔直走到榻前，道：“五百两。”突然反身一掌，直打那虬髯老人的肩头。他不出钩而用掌，只因掌发无声。

虬髯老人果然被他一掌打得直飞出去，“砰”地撞在墙上，但瞬即翻身站起。那般坚厚的石墙被他撞得几乎裂开，他人却毫无所伤，又自怒骂道：“好混球，真打？”一卷袖子，便待动手。

顾长老人飘身而上，挡在他两人中间，厉声道：“三弟，又犯孩子气了么？”

虬髯老人道：“俺只是问问他……”

顾长老人接口道：“不必问了。你看赖秋煌死时的模样，已该知道杀死他的必定又是那位奇怪的少年。”

病老人道：“谁？”

顾长老人道：“谁也不知他名姓，也无人知他武功深浅。但他这一年来，却连送来七具尸身，七人都是我等悬赏多年，犹未能捉到的恶贼，不但作恶多端，而且凶狠奸诈，武功颇高。谁也不知道这少年是用什么法子将他们杀死的。”

病老人皱眉道：“他既已来过七次，你们还对他一无所知？”

顾长老人道：“他每次到来，说话决不会超过十个字，问他的姓名，他也不回答，只是笑嘻嘻地摇头。”

虬髯老人失笑道：“这牛脾气倒和冷三有些相似。只是人家至少面上还有笑容，不像冷三的死人面孔。”

冷三目光一凛，虬髯老人微笑着跳开三步，就连那病老人也不禁失笑，半晌又道：“今日你怎知是他？”

顾长老人道：“凡是被他杀死的人，面上都带着种奇诡的笑容。小弟已曾仔细瞧过，也瞧不出他用的是什么手法。”

病老人沉吟半晌，俯首沉思起来。虬髯老人与顾长老人静立一旁，谁也不敢出声打扰。

冷三又伸出手掌，道：“五百两。”

虬髯老人笑道：“银子又不是你拿，你着急什么？”

这两人又在斗口，病老人却仍在沉思，浑如不觉，过了半晌，才自缓缓道：“这少年必然甚有来历。今日之事，不妨请他参与其中，必定甚有帮助……冷三，你去请他至前厅落座用酒……”

冷三道：“五百两。”

病老人失笑道：“这就是冷三的可爱之处，无论要他做什么事，他都要做得一丝不苟；无论你是谁，休想求他通融。只要他说一句话，便是钉子钉在墙上也无那般牢靠，便是我也休想移动分毫……二弟，快取银子给他，但冷三交给那少年银子后，可切莫放他走了。”

冷三接了银子，一个字也不多说，回头就走。虬髯老人笑道：“这样比主人还凶的仆人，倒也少见得很。”

病老人正色道：“以他兄弟之武功，若不是念在他爹爹与为兄两代情谊，岂能屈身此处，三弟你怎能视他为仆？”

虬髯老人道：“俺说着玩的，孙子才视他为仆。”

顾长老人望着病老人微微一笑，道：“若要三弟说话斯文些，只怕比叫冷三开口还困难得多。”

落魄少年与那黑衣人到此刻虽然仍未说话，却已在对坐饮酒，两人你一杯，我一杯。黑衣人酒到杯干，不住咳嗽，落魄少年却比他喝得还要痛快，瞬息间棺材旁空酒坛又多了一个。冷三一手夹着银子，一手钩着尸身，大步走了进来，将银子抛在棺材上，掀起了具棺材的盖子，铁钩一挥，便将那尸身抛了进去，等到别人看清他动作时，他已坐在地上，喝起酒来。

落魄少年连饮三杯，揣起银子，抱拳一笑，站起就走，哪知冷三身子一闪，竟挡在他面前。落魄少年双眉微皱，似在问他：“为什么？”



冷三终于不得不说话了，道：“庄主请厅上用酒。”

落魄少年道：“不敢。”

冷三一连说了七个字，便已觉话说得太多，再也不肯开口，只是挡在少年身前，少年向左跨一步，他便向左挡一步，少年向右跨一步，他便向右挡一步。

落魄少年微微一笑，身子不知怎么一闪，已到了冷三身后，等到冷三旋身追去，那少年已到了风墙下，向冷三含笑挥手。冷三知道再也追他不着，突然抡起铁钩，向自己头顶直击而下。落魄少年大惊掠去，人还未到，一股掌力先已发出，冷三只觉铁钩一偏，还是将左肩划破一道创口，几乎深及白骨。

落魄少年又惊又奇，道：“你这是做什么？”

冷三创口鲜血顺着肩头流下，但面色却丝毫不变，更未皱一皱眉头，只是冷冷说道：“你走，我死。”

落魄少年呆了一呆，摇头一叹，道：“我不走，你不死。”

冷三道：“随我来。”转身而行，将少年带到大厅，又道：“坐。”瞧也不瞧大厅中人一眼，掉头就走。

落魄少年目送他身形消失，无可奈何地苦笑一声，随意选了张桌子，在下首坐了下来。只见上首坐着一个三十左右的僧人，身穿青布僧袍，相貌威严，不苟言笑，挺着胸膛而坐，双手垂放膝上，似是始终未曾动箸，目光虽然笔直望着前方，有人在他对面坐下他却有如未曾瞧见一般。落魄少年向他一笑，见他毫不理睬，也就罢了，提起酒壶，斟满一杯，便待自家饮酒。

青衣僧人突然沉声道：“要喝酒的莫坐在此张桌上。”

落魄少年一怔，但面上瞬即泛起笑容，道：“是。”放下酒杯，转到另一张桌边坐下。

这一桌上首，坐的却是个珠冠华服的美少年，不等落魄少年落座，先自冷冷道：“在下也不喜看人饮酒。”

落魄少年道：“哦。”不再多话，走到第三桌，上首坐着个衣白如雪的绝美女子，瞧见少年过来，也不说话，只是冷冷地瞄着他，皱了皱眉头。落魄少年赶紧走了开去，走到第四桌，一个瘦骨嶙峋的乌髻道人突然站了起来，在面前每样菜里，个个吐了口痰，又自神色不动地坐了下去。落魄少年瞧着他微微一笑，直到第五桌，只见一个又肥又丑，腮旁长着个肉瘤，满头杂草般黄发的女子，正在

旁若无人，据案大嚼，一桌菜几乎已被她吃了十之八九。

这次却是落魄少年暗中一皱眉头，方自犹豫间，突听旁边一张桌上有人笑道：“好酒的朋友，请坐在此处。”

落魄少年转目望去，只见一个鹑衣百结，满面麻子的独眼乞丐，正在向他含笑而望。隔着张桌子，已可嗅到这乞丐身上的酸臭之气，落魄少年却毫不迟疑，走过去坐下，含笑道：“多谢。”

眇目乞丐笑道：“我本想和阁下痛饮一杯，只可惜这壶里没有酒了。只有以菜作酒，聊表敬意。”

举起筷子，在满口黄牙的嘴里噉了噉，夹了块蹄膀肥肉，送到少年碟子里。落魄少年看也不看，连皮带肉，一齐吃了下去。看来莫说这块肉是人挟来的，便是自狗嘴吐出，他也照样吃得下去。

旁边第七张桌上，一个紫面大汉，瞧着这少年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不禁大感兴趣，连手中酒都忘记喝了。

突见一个青衣童子手捧酒壶奔了过来，奔到乞丐桌前，笑道：“酒来迟了，两位请恕罪。”将两人酒杯俱都加满。

落魄少年含笑道：“多谢！”随手取出一百两一封的银子，塞在童子手里。

青衣童子怔了怔，道：“这……这是什么？”

落魄少年笑道：“这银子送给小哥买鞋穿。”

青衣童子望着手里的银子，发了半晌呆，道：“但……但……”突然转身跑开。他见过的豪阔之人虽然不少，但出手如此大方的却从未见过。

眇目乞丐举杯道：“好慷慨的朋友，在下敬你一杯。”两人举杯，一饮而尽。眇目乞丐忽然压低语音，道：“在下近日也有些急用，不知朋友你……”

落魄少年不等他话说完，便已取出四封银子，在桌上推了过去，笑道：“区区之数，老兄莫要客气。”

这五百两银子他赚得极辛苦，但花得却容易已极，当真是左手来，右手去，连眉头都未曾皱一皱。

眇目乞丐将银子藏起，叹了口气，道：“在下之急用，本需六百两银子，朋友却恁地小气，只给四百两。”

落魄少年微微一笑，将身上敝裘脱了下来，道：“这皮裘虽然破旧，也还值二百两银子，老兄也拿去吧。”



眇目乞丐接过皮裘，在毛上吹了口气，道：“嗯，毛还不错，可惜太旧了些……”翻来覆去，看了几眼，又道：“最多只能当一百五十两，还得先扣去十五两的利息，唉……唉，也只好将就了。”

别人与他素昧平生，如此对待于他，他还似觉得委屈得很，半句也不称谢。

落魄少年全不在意，身上已只剩一件单衣，也不觉冷，只是含笑饮酒。

旁边那紫面大汉却突然一拍桌子，大骂道：“好个无耻之徒，若非在这仁义庄中，乔某必定要教训教训你。”

眇目乞丐横目道：“臭小子，你在骂谁？”

紫面大汉推杯而起，怒喝道：“骂你，你要怎样？”

眇目乞丐本是满面凶狠之态，但见到别人比他更狠，竟然笑了笑道：“原来是骂我，骂得好……骂得好……”

落魄少年也不禁瞧得呆住了，又不觉好笑。

紫面大汉走过来一拍他的肩头，指着眇目乞丐鼻子道：“兄弟，此人欺善怕恶，随时随地都想占人便宜。你无缘无故给他银子，他还说你小气，这种人岂非畜生不如！”

眇目乞丐只当没有听到，举起酒杯，喝了一口，叹道：“好酒，好酒！不花钱的酒不多喝两杯，岂非傻子。”

紫面大汉怒目瞪了他一眼。那长着肉瘤的丑女隔着桌子笑道：“乔五哥，此人虽可恶，但你也将他骂得怪可怜的，饶了他吧。”

她人虽长得丑怪，声音却柔和无比，教人听来舒服得很。

紫面大汉乔五冷哼一声道：“瞧在花四姑面上……哼，罢了。”悻悻然回到座上，重重坐了下去。

花四姑笑道：“乔五哥真是急公好义，瞧见别人受了欺负，竟比被欺负的人还要生气……”

乌簪道人冷冷截口道：“皇帝不气气死太监，这又何苦！”

落魄少年眼见这几人脾气俱是古里古怪，心里不禁暗觉有趣，面上却仍是带着笑容，也不说话。突听一阵朗笑之声，自背后传了出来，道：“有劳各位久候，恕罪恕罪。”那颀长老人随着笑声，大步而入。

眇目乞丐当先站了起来，笑道：“若是等别人，那可不行，但是等前辈，在下等上一年半载也没关系。”



顾长老人笑道：“金大侠忒谦了。”目光一转，道：“今日之会，能得五台山天龙寺天法大师、青城玄都观断虹道长、‘华山玉女’柳玉茹姑娘、‘玉面瑶琴神剑手’徐若愚徐大侠、长白山‘雄狮’乔五侠、‘巧手兰心女诸葛’花四姑、丐帮‘见义勇为’金不换金大侠七位俱都前来，在下实是不胜欣喜，何况还有这位……”目光注定那落魄少年，笑道：“这位少年英雄，大名可否见告？”

乌簪道人断虹子冷冷道：“无名之辈，也配与我等相提并论。”

落魄少年笑道：“不错，在下本是无名之辈。”

顾长老人含笑道：“阁下如不愿说出大名，老朽也不敢相强。但阁下之武功，老朽却当真佩服得很。”

众人听这名满天下的武林名家竟然如此夸奖这少年的武功，这才都去瞧了他一眼，但目光中仍是带着怀疑不信之色。落魄少年面上虽无得意之色，但处在这当今武林最负盛名的七大高手之间，也无丝毫自惭形秽之态，只是淡淡一笑，又紧紧闭起了嘴巴。

“华山玉女”柳玉茹忽然道：“前辈召唤咱们前来，不知有何见教？”

只见她一身白衣如雪，粉颈上围着条雪白的狐裘，衬得她面靥更是娇美如花，令人不饮自醉。

顾长老人道：“柳姑娘问得好，老朽此番相请各位前来，确是有件大事，要求各位赐一援手。”

柳玉茹姑娘眼波流动，神采飞扬，娇笑道：“求字咱们可不敢当。有什么事，李老前辈只管吩咐就是。”

顾长老人道：“此事始末，各位或许早已知道，但老朽为了要使各位更明白些，不得不从头再说一遍……”语声微顿道：“古老相传，武林中每隔十三年，便必定大乱一次。九年之前，正是武林大乱之期，仅仅三四个月间，江湖中新起的门派便有十六家之多，每个月平均有九十四次知名人士的决斗，一百八十多次流血争杀，每次平均有十一人丧命，未成名者远不在此数……”他长长叹了口气又道：“其时武林之混乱情况，由此可见一斑。但到了那年入冬时，情况更比以前乱了十倍。”

这老人似因忆及昔日那种恐怖情况，明朗的目光中，已露出惨淡之色，黯然出神了半晌，方接道：“只因那年中秋过后，武林中突然传开件惊人的消息，说是百年前‘无敌和尚’仗以威震天下的





‘无敌宝鉴，七十二种内外功秘笈’，乃是藏在衡山回雁峰巅。”他自取杯浅啜，接道：“这消息不知从何传出，但因那‘无敌宝鉴’，实是太以动人，是以武林群豪，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谁也不肯放过这万一的机会，闻讯之后，便将手头任何事都暂且抛开，立刻赶去衡山。闻得江湖传言，衡山道上，每天跑死的马，至少有百余匹之多。武林豪强行走在道上，只要听得有人去衡山便立刻拔剑，只因去衡山的少了一人，便少了个抢夺那‘无敌宝鉴’的敌手。最可叹的是，有些去衡山拜佛的旅人，也无辜遭了毒手。”

他说到这里，“雄狮”乔五、“女诸葛”花四姑等人，面上也已露出黯然之色，断虹子、金不换却仍毫不动容。

顾长老人沉痛地长叹一声，道：“那时正是十一月底，天上已开始飘雪，武林群豪为了抢先一步赶到衡山，纵然在道上见到至亲好友的尸身，也无人下马埋葬，任凭那尸身淹没在雪花中。事后老朽才知道，还未到衡山便已死在路上的武林高手，竟已有一百八十余人之多，其中有一人，已是一派宗主的身份。这情况却又造成了一个人的侠名，此人竟肯牺牲那般宝贵的时间，将路尸一一埋葬。”

徐若愚插口道：“此人可是昔日人称‘万家生佛’的柴玉关？”

顾长老人道：“不错……徐少侠见闻端的渊博。”

徐若愚面上微露得色，道：“在下曾听家师言及，说这柴大侠行事正直，常存侠心，武林人士无不敬仰，只可惜也在衡山一役中不幸罹难，而且死得甚是悲惨，面目俱被那世上最最歹毒的暗器‘天云五花绵’所伤，以致面目溃烂，头大如斗……唉！当真是苍天不佑善人，好教吾等后生晚辈扼腕。”别人说他见闻渊博，他更是滔滔不绝，将所知之事俱都说出，只道那顾长老人必定又要夸赞他几句，是以口中虽在叹息扼腕，脸上却是满面得色。

哪知顾长老人此刻却默然无语，面上神色，也不知是愁是怒，过了半晌，缓缓道：“那时稍有见识之武林豪士，已知单凭一人之力，是万万无法自如此局面中夺得真经宝鉴的，于是便在私下聚集同道，组成联盟之势。那些阴险狡诈之人，更是从中挑拨离间，无所不为。有些淡泊名利之人，本无心于此，却也被同门师弟，或是同道好友以情分打动，请来助拳，而不得不卷入这漩涡之中。”他顿了一顿，又道：“只因一些凶狡之徒，一心想夺得真经，肆虐天下；侠义之士，更是怕真经被恶徒夺去，江湖便要从此不安。各人夺取

真经的目的，虽然大有不同，但人人都想将真经据为己有，也是不容否认的事。三日之间，衡山回雁峰竟聚集了将近两百位武林英豪，而且都是不可一世的绝顶高手，武功稍微差些的，不是未至回雁峰便已死去，就是半途知难而退了。”

这老人不但将此事说得十分简要，而且言语有力，动人心魄。只听他接道：“这班武林高手，来自四面八方，其中不但包括了武林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就连一些早已洗手的魔头，或是久已归隐的名侠亦在其中。两百人结成了二十七个集团，展开了连续十九天的恶战。”他黯然长叹，接道：“在那十九天里，衡山回雁峰上，当真是剑气凌霄，飞鸟绝迹，无论是谁，无论有多么高明的武功，只要置身在回雁峰上，便休想有片刻安宁。只因那里四处俱是强敌，四面俱有危机，每个人的性命，俱都悬于生死一线之间，自‘中州剑客’吃饭时被人暗算，‘万胜刀’徐老镖头睡觉时失去头颅后，更是人人提心吊胆，连吃饭睡觉都变成了极为冒险的事……这连日的生死搏杀，再加上心情之紧张，竟使得每个人神智都失了常态，平日谦恭有礼的君子，此时也变成了谁都不理的狂徒，‘衡山派’掌门人玉玄子，五日未饮未食，手创第六个对手后，首先疯狂，竟将他平生惟一的知己朋友‘石棋道人’一剑杀死，自己也跳下万丈绝壑，尸首无存。”

突听“当”的一响，竟是花四姑听得手掌颤抖，将掌中酒杯跌落到地上，众人也听得惊心动魄，耸然变色。

顾长老人缓缓合起眼帘，缓缓接道：“这十九日恶战之后，回雁峰上两百高手竟只剩下了十一人，而这十一人亦是身受内伤，武功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功力，武林中精华，竟俱都丧生在这一役之中。五百年以来，江湖中大小争杀，若论杀伐之惨，伤亡之众，亦以此役为最。”说到这里，他紧闭的双目中，似已沁出两粒泪珠，原来这老人昔年人称“不败之剑”李长青，与那病老人“天机地灵，人中之杰”齐智，虬髯老人“气吞斗牛”连天云，结义兄弟三人，俱是衡山一役之生还者，昔日那惨烈的景象，他三人至今每一思及，犹不免为之潸然泪下。

大厅中静寂良久，李长青缓缓道：“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便是此事根本不过只是欺人之骗局。我与齐智齐大哥、连天云连三弟、少林弘法大师、武当天玄道长，以及那一代大侠‘九州王’沈天君，



最后终于到了回雁峰巅藏宝之处，那时我六人俱已是强弩之末，合六人之力，方将那秘洞前之大石移开，哪知洞中却空无一物，只有洞壁上以朱漆写着五个大字：‘各位上当了’……”

虽已事隔多年，但他说到这五个字时，语声仍不禁为之颤抖，仰天吐出口长气，方自接道：“我六人见着这壁上字迹，除了齐大哥外，俱都被气得当场晕厥，醒来时，才发觉沈大侠与少林弘法大师，竟已……竟已死在洞里……原来这两位大侠悲天悯人，想到死在这一役中的武林同道，自责自愧，悲愤交集，竟活生生撞壁而死。武当天玄道长伤势最重，勉强挣扎着回到观中，便自不治。只有我兄弟三人……我兄弟三人……一直偷生，活到今日……”语声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众人听得江湖传闻，虽然早已知道此事结果，但此刻仍是怦然动心，甚至连那落魄少年，也黯然垂下头去。

“雄狮”乔五突然拍案道：“生死无常，却有轻重之分。李老前辈之生，可说重于泰山，焉能与偷生之辈相比！李老前辈如若也丧生在衡山一役之中，哪有今日之‘仁义庄’来为江湖主持公道！”

李长青黯然叹道：“衡山一战中，黑白两道人士，虽然各有损伤，但二流高手之中的白道英侠，十九丧生；黑道朋友大多心计深沉，见机不对便知难而退，是以死得较少。正消邪长，武林局势若是自此而变，我等岂非罪孽深重！是以我齐大哥才想出这以悬赏花红，制裁恶人之法，只因此举不但可鼓励一些少年英雄，振臂而起，亦可令黑道中人，为了贪得花红，而互相残杀。”

花四姑叹道：“齐老前辈果然不愧为武林第一智者。”

李长青道：“怎奈此举所需资金太大，我弟兄虽然募化八方，江湖中十八家大豪也俱都慷慨解囊，数目仍是有限，这其间便亏了‘九州王’沈大侠之后人，竟令人将沈大侠之全部家财，全部送来。沈大侠簪缨世家，资财何止千万，此举之慷慨，当真可说得上是冠绝古今。”

“雄狮”乔五击节叹道：“沈大侠名满天下，想不到他的后人亦是如此慷慨！此人在哪里？乔某真想交他一交。”

李长青叹道：“我兄弟也曾向那将钱财送来之人再三询问沈家公子的下落，好去当面谢过，但那人却说沈公子散尽家财之后，便孤身一人，浪迹天涯去了。最可敬的是，当时那位沈公子，只不过